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7月9日 星期三

孛妈

老村子里的人说：吃饱知道放碗，下雨知道往家跑，这人就精神着，不孛。

四宝的妈刘婶却是人家吃饭她不端碗，下雷暴雨偏偏向外跑。

刘婶就被称为孛妈，人前人后被人喊为孛子。

四宝本来是不让人喊她妈为孛子的，为这没少和人打过架，但你喊他喊大家喊，四宝习惯了，连自己也随口孛妈、孛妈地喊。

刘婶是从深山里嫁过来的。刘叔当了许多年的寡汉条，经人劝，进了趟大山，把刘婶领了回来，成了亲，结束了寡汉条生活。

刘婶的眉眼好看，田里的活干得好，刘叔看得重重的。不过乡村人，看得重没甚用，还要如牛样干活。

刘婶的孛是在别人眼里的。

起先刘婶惜护男人，饭做好了，总要找件事占手，让刘叔先吃，等男人吃好吃饱，才端起碗将剩饭剩菜一扫而光。之后，有了孩子更是如此，饭菜先尽男人和孩子吃，自己放在最后边，剩多撑一把，剩少装个肚一角。

为吃饭不端碗的事，刘叔不知说过刘婶多少遍，还吵过，差点动手。刘婶就是不听，说山里人就这样，手头活不干不完不端碗。刘叔知刘婶是顾自己和孩子，心中有数，可讲不通，只好随刘婶去了。

刘叔在背地里抱着刘婶说：真是孛婆子。刘婶笑，笑得淌眼泪。

下暴雨往外跑也是事实，刘婶怕雨大冲了田里的庄稼，何况大雨天田里鱼溯水，能抓到鱼，鱼是好东西，鲜美得很。刘婶在山里惯了，大雨天山田最容易冲毁，要时时提防着。

大雨天往外跑，四宝的三个哥哥大宝、二宝和三宝都学会了，刘婶顶雨跑出去，三个孩子跟着，拿篮子、拿锹、拿瓢，在田里、沟里、塘里捉鱼。那时节，水里鱼虾多，一捉一个准，大雨天田埂上也跑鱼。

刘婶和刘叔说悄悄话：这比山里好，田埂跑鱼，鱼鲜得掉眉毛。

刘婶喜欢吃鱼，也会煮鱼，大锅的鱼放些野蒜和野芹，经久的煮，说是“鱼煮千滚，吃肚安稳”，刘叔家常飘鱼香味，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、四宝的身上常年有股鱼腥味，尤其是大雨天之后，流出的汗也是鱼味。

刘婶连乌龟王八也不放过，抓住了，必杀给孩子们吃。

这让村民们看不过去，反证刘婶是个孛子，只有孛子才

吃乌龟王八蛤蟆蛇的。

村里人常逮住四宝问：四宝，乌龟好吃吧，看你手都成乌龟爪子了。四宝把手伸出，手干干净净的。四宝不知说什么好，村里人接着问：你孛妈可吃？四宝不高兴了，说：我妈吃的晚，我没见着。四宝天天碗撸过，妈还在干手头活，就没见妈当着面吃饭的。

孛妈有孛福，刘婶孛生，一连串生了四个儿子，图省事，起名为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、四宝。四个宝刘婶孛养着，却一个比一个长得好，聪明，壮壮的。

等村里人发现刘婶不是孛子时，刘婶家出大神了，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、四宝一个比一个厉害，排队般考上了大学，还是名牌大学。四个大学生负担重，担子却让刘叔给挑了起来。刘叔不种粮食，专门种蘑菇，平菇、香菇、木耳，种一地，自家地不够种，还租了左邻右舍的地。菇子比粮食好卖，还能卖上个好价钱。

寒暑假，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、四宝齐回来，帮着刘叔、刘婶，齐刷刷的是整劳力。

种蘑菇是刘婶拿的主意，山里的蘑菇多，刘婶知习性，这是刘叔对外说的。刘叔心中不平，孛妈、孛妈被人叫许多年了。

实际上村里人也没恶意，当个名号喊。村里的二秃子一头乌发，而四麻子脸平整着呢。

刘叔在村子里走动，动员更多的人种蘑菇，还成立了公司，专门生产销售各色菇子，经营得不错。

刘婶下雨天不往外跑了，但还是跑，向大棚里跑。

刘婶改了样毛病，吃饭和刘叔及孩子们一起坐桌端碗了，刘叔和孩子们一齐给她夹菜，刘婶比谁都吃得香。

刘叔和刘婶八十岁进了城，和四宝生活，大宝二宝三宝常来，刘婶爱笑，刘叔就说刘婶孛笑。刘婶回话：能不孛，下雨天往外跑。

九十岁的刘婶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四个儿子一个不认识，只认刘叔。老事又发生了，一家吃饭她不端碗，怎么说也不行。等人都吃完了，剩饭剩菜吃得比啥都香甜。

刘叔拉着刘婶的手流泪，流不上几滴也就干了。

四宝陪妈多，妈不和他说话，常孛孛地看着天，说：下雨了，鱼上田埂了。

四宝就盼着一场雨，好好地下，猛猛地下。

杀猪

冬天，天亮得迟，听我爷爷和奶奶在堂屋商量事。家里养的猪肥了，是磅(卖)给食品站，还是自家杀？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小小说二题

张建春

我揉揉眼睛，张着耳朵细听。我爷爷说还是磅了好，磅有饲料票。那日月，啥都凭票，粮票、布票、煤油票、饲料票，少有不要票能买到的东西。

饲料票和粮票、布票一样是大票、重要票，没饲料票买不到精饲料，养猪上不了膘。精饲料是米糠和麦麸之类，饥荒时人都可吃，猪更是喜欢，吃了欢欢的长膘。村子里人赌钱，常把饲料票拿来赌，饲料票重要，比钱重要，有钱没饲料票，买不到米糠、麦麸，买不到猪的膘，没膘的猪瘦成精，卖不上好价钱的。

爷爷咳得厉害，刚大病一场，才从病床上爬起来。

我奶奶主张杀猪。一来猪杀了可留些油水，人都太枯了，肚子里太缺油水。二来我奶奶掰着手指数算，杀猪卖肉，比磅了划算，钱能多上个十几二十的，十几二十不是个小数目，生产队干上一天，累得半死，也就值个三五角钱。三来可以还还人情，我爷爷生病，一个郢子二十多户人家都来看望，送来五六个鸡蛋、一只鸡之类，也是天大人情。奶奶说，吃个杀猪饭，也还个人情。

我奶奶向来有主张，又会讲，我爷爷只有咳嗽的份，但爷爷没松口，也就是说，没同意杀猪。

我一拱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大喊大叫：不给杀猪，不给杀猪。我爷爷、奶奶当即短了话，都拿眼睛看我，目光里全是怜爱。

要磅或杀的猪是头花猪，是我爷爷春天逢集时捉回的，捉回的小花猪“吭哧吭哧”的，天天跟我屁股后转，散养着，我上学，也撵着我，如是一条狗。我为小花猪可没少干事，打猪草，往野地里放，字可以不写，小花猪是绝对不能不放的。

我揪着奶奶的围裙，又抓住爷爷的手，眼泪“哗哗”流，求着他们别杀了小花猪。卖和杀是一样的，卖给食品站一样是杀。

我见过杀猪，屠夫手狠，两尺长的刀一下子捅进猪的脖子，还一捅再捅，血飞溅，猪嚎叫得惊天动地，不是有句话，叫杀猪样叫，猪痛还不拼命叫。

我爷爷擦了擦我的泪水，我奶奶叹了口气，说：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哦。

天亮了，花猪没心没肝地“吭哧”起来。

我爷爷打开大门，一股清新的凉气扑进了家门，花猪欢快地跑出门，连头也不愿回。花猪是养在家中的，窝就在我爷爷、奶奶的床面前。猪不敢放在屋外养的，说是怕给狼叼了去，实际上无狼，是怕被人偷了。郢子里就有人家

的肥猪被偷，还找不出个头，气得捶胸顿足地哭。

见猪跑了出门，我爷爷提了粪箕忙跟上，猪粪是最好的肥料。养猪积肥是重要方面，自家的猪粪是不能让别人家拾去了。

顺着爷爷的咳嗽，我撵上了爷爷，爷爷提着的粪箕已抬上了猪粪，猪粪冒着热气，倒没闻见臭味。我爷爷对着太阳说：没有尿屎臭，哪来稻米香。花猪对着泥地拱，泥巴里有它爱吃的。

我轻轻踢了下花猪，对爷爷说：爷爷，花猪还能长呢，别杀了哦。我爷爷用一连串的咳嗽声回答我，我闹不明白，爷爷可算答应了。

自此一段时间，天不亮我仍是听爷爷、奶奶在堂屋说话，但是没听到他们说花猪的事情。

到了年跟前，一天快中午头了，我爷爷拉上我，说去城上打年货。我高兴得一蹦三跳，拍拍跟屁虫样的花猪，说：去买爆竹了，炸了吓你。花猪“吭哧吭哧”，也不知它说个啥子。

我奶奶一再叮嘱我爷爷，钱省着花，有些东西省不掉，花钱也要买。我爷爷又是咳巴几声，算是听明白了。

城关热闹得很，人挤人。爷爷拉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走丢了。我对爷爷说：我认识家，不怕。爷爷笑着说：怕呢，我孙子长得排场，人抢去做女婿怎搞？我不知什么是女婿，这年我才七岁。

年货置办好了，吃的、用的，我感兴趣的是买了不少爆竹，我当时就想放，爷爷不同意，说：等过年吧。

下午了，太阳还耀眼，爷爷对我说：我们洗把澡吧。澡堂里人真多，下饺子样往大池子里下。爷爷好瘦，爷爷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，我有些吃惊。何止是爷爷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，面对的都是赤条条的人，再看看自己也是赤条条的，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。

傍晚，我和爷爷回到了家，晚霞赤红，赤红照着的场地上，聚集了郢子里的人。

我感到吃惊，我爷爷蚊子哼般说：杀猪了。爷爷没咳嗽。

我看到了赤条条的花猪，挂在了老槐树探出的枝丫上。我扑了过去，又是哭又是叫，才没有任何一个人理我。

杀猪饭吃得热闹，大盆的猪血和猪肉，一个郢子里的人嘴角都在冒油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又听到爷爷、奶奶说话，爷爷说再逢集去捉条猪，我奶奶说：好。我爷爷说：情还了！我奶奶说：情还了？

我想花猪了。我想哭。